

意大利杜黑將軍著  
馮德彪游崇鼎合譯

# 制空論

劉峙署檢

18462

制  
忠  
之  
鑑

白  
崇  
雅

目營八表智策九天制  
 共有術得國彌堅今日  
 省鷹麟傳出抗戰為  
 先尤宜沈潛於研討而  
 人乎乎一編

劉峙

## 介紹貝當元帥序杜黑制空論之戰理

蔣百里

杜黑將軍的著作，在十年中擾動了義大利軍界，對於這個新戰理的辯論，成了一個很多珍貴的教訓。但他只有幾個迴聲侵入法國，所以在法國對於此問題，不過有片段的研究，整個的原理尚沒有認識。

原理的根本和論戰的結果，由伏幾安上校很明瞭地發表了。他將新的研究和反省的資料供給於提問未來戰爭狀態爲如何的大衆。

杜黑的推論雖然採取革命態度——將已經公認之原則，加以重新估值——但他的理論根據，仍舊是很切合於傳統的。結論或者歧異，他的出發點和方法，是正確的。

他說「總是武器的威力決定戰爭的方式」所以一種完全新式的武器——飛機的出現，將幾千年來的戰爭概念推翻了。

其中他理論的根本動向是在尋找戰爭最大的效率，這個效率要向最高階段上去尋，就是要向國家整個的武力上求得其效率之極限。而且一點完全無效的失敗——（註）所謂經濟效率，如義國海不如英，陸不如法，國家財力即求一種勝於人，亦不可得。於是專力空軍而以海陸副之，卒收事半功倍之效。關於陸海空軍專門的特殊情形在理論中排除了。對於某種武力問題一定要等整個問題解決了方才討論。

整個原理在先將各種武力的任務規定，從這裡再決定他們的組織。空軍可以使用於各種範圍，即幫助各種戰鬥份子——陸、海、防空，——以外，他又能在敵國領土上獨立作戰，發生直接的作戰效果。所以空軍應組織總預備隊使適合於各種活動。

戰爭的任務有二種：

一、守禦的任務，其目的在破壞敵人之勝利。

(註)讀者千萬注意這句話。在一條線上等敵人來攻擊，這不是「守」，這是「等死」。德國人從前專守一條線，是戰術上的大過失，所以現在講步步爲營法。

二、攻擊的任務，其目的在自己求得勝利。

守禦有了充分的工具，其餘整個的武力可以運用於決勝的攻擊。其原則在「集中全力於決勝點」。

杜黑選擇了空中攻擊方法，因為飛機是絕對的攻擊工具，無法用於防禦的，在這基礎上建立了他的理論，所以各種武力的價值不得不重新估定。

最高司令部要完全改組。國家武力分爲四種：陸軍，海軍，空軍，防空軍都應當放在一個司令部之中，由他來負分配之責。

各方面軍的指揮部，受命於最高總司令部。依他們的任務，適當的取得所要的工具。照這樣才能使作戰向唯一的目的上進行。各軍的任務，何者應攻，何者應守，應以國家整個形勢上着想，而統一於一個最後目的之下。

向來各自獨立作戰的陸、海、空軍的聯合行動是取消了。現在不是「聯合」，是「統一」了。力量不分散，都指向同一目的，他們可以發揮最大效能。

杜黑所探配合方法，是將陸軍和海軍定爲防禦的，而以攻擊任務專責之空軍。這是所謂「武力的經濟使用」原則之直接運用和擴大。空軍攻擊的目標至爲遠大，他致力於減弱敵人的戰爭潛能，不僅攻擊武力本身且攻擊武力的根本，他的目標是在敵人的土地上，對於敵人的空軍，空軍遠征隊自己具備有組織的火力可以自衛。全部組織的目的在使四種武力適宜於完成他們的使命。

這便是杜黑原理的結論，看起來是革命的，或至少有點邪氣。

是否需要將一切先期決定？能否在需要之際再行決斷？換一句話說，戰爭是否需要原理？

拿破崙說：「每一動作應該依據一個方式，僥倖是不能成功的。」等候，退到需要時再取決斷，是永遠跟着敵人跑，制於人而不能制人。況且對於武力組織的各

種論斷，（軍制）當然須根據於各種武力使用的整個概念（作戰）。所謂「維持現狀」就是等於沒有理論，等於軍人所犯忌的「不爲」與「遲疑」。

一個戰爭原理的成立有沒有危險？戰爭同時是科學也是藝術。他的性質是須經試驗的，但是在和平時代，試驗是不可能。我們會不會走到錯路上去？因開戰時幾次接觸而將原有理論推翻是不是比較原來沒有原理更危險？原始錯誤的危險是真實的，然而不該因怕走錯路而引起反對原理的思想。我們應該審慎周詳再定原理以減少危險性。

一個戰理的目的在規定各種武力運用的通則，從此尋出最好的武力組織，使用和組織之原則是用最少限度的犧牲得到最大勝利。因為敵人也是在尋求有利於他的同樣目的，所以應將追求的目的——勝利——分成二個目的：

- 一、破壞敵人的勝利（先爲不可勝）
- 二、自己得到勝利（以待敵之可勝）

或者說，先抵抗，後克服。

第一目的是反抗敵人的企圖，而保障國土和戰爭潛能。有了上述保障時才可以進行第二目的，倘使不顧保障即尋求勝利這是孤注一擲。

在任何情形下先要有充分的保障，（即先爲不可勝）對於這個問題是毫無疑義的。保障在原理上決無錯誤，唯一的問題是不要對於保障的效能計算錯誤。（如築一要塞自以爲可以支持半年，結果却被敵人一個月攻破了。）地上和海上的防禦武器在大戰中已有改進，戰後更加進步。

原理的錯誤或許在第二目的，即在對於攻擊方法的選擇。（註：杜黑主張攻擊專用空軍，貝當有些懷疑。）但是該錯誤自有限度，即使錯誤因爲保障方面是充分的，將來也不發生妨害。

今日的戰爭不但將職業軍隊運用，並且需要全部資力和自信力的民族參加。一個臨決勝的攻擊，不但以破壞武力爲目的，並要以破壞敵人後方民族中心爲目的。

。要用地面的武力達到這個目的，一定先要擊破敵人的抵抗武力。飛機則相反可以超越一切障礙，任意攻擊地面武力或對方空軍，並且打擊整個敵國。他的資源他的自信力。所以空軍是良好的攻擊武力。他的優越的性質是由於本身和空間而發生的。空間是蒼茫，不易捉摸，他在地面海面之上，不能爲地面海面所阻隔。

所以人們總是依據武器技術上的功能而決定戰爭的動作。

在別一方面須注意的，是可使用的武力總是有限的。所以戰理上應當決定攻擊動作的方式及其活動範圍，因爲到處取攻勢是不可饒的。

舊原則：以強攻弱仍是有價值的，他更是適合於空中戰鬥。舊原則「集主力於決勝點」的意義還要擴大，他推衍到將各種可用的武力來取攻勢，盡防禦任務的只限於安全上必不可缺的一部。

若有一個合理的最高組織，可以避免資源的耗費和能力的分散。使用和組織的效能應該在最高階段覓取，正在這個階段上需要軍政和軍令的組織，所以應有統一

的軍政部和整個武力的總司令部。

杜黑曾經深刻的研究過這許多問題，他很正確的將這許多問題安排好。有幾個問題他盡了巨大的供獻，他確是第一個人能將許多軍事問題清楚明白的在合理方式上成立了。

問題的答覆未必有絕對普遍性，他是爲義大利求答案的，所以不可將他們全部移用於別國。我們不應放棄對某一情況的研究。杜黑也說過：「應該用自由的頭腦來解決問題。」

但是原理的整個研究，表示了他有許多普遍的性質，不要在某一方面任性攻擊，除非自己已有普遍的充分保障。先解決整個問題，再研究各種武力的特殊問題。在整個武力的最高階段上，組織統一的軍政和軍令部，這都是普遍的真理。此外尚有若干條。所以杜黑原理的研究，政治家和軍人都該同樣注意軍事智識之活動，在大戰後是很可觀的。新的理論在各處發生。英國的富來鼓吹機械化。德國的塞克脫

成立新理論。使空中攻擊和職業陸軍的攻擊同時施行。

杜黑預定地面防守，以便空中攻擊。在戰後許多理論家中，祇有他成立一整個制度。在全局上有很堅固的組織，並且在局部方面有詳細的研究。祇有他成立一個精確的原則，以決定各種武力之比例。

杜黑的研究，是值得深思熟攷的。他是新思想的無窮泉源，他所建的可驚的原理一定可以影響明日的局勢。在出發點和方法上是完全正統的，在結論上則爲反叛的。不要輕忽的將他看作烏托主義或夢囈家。或許在將來將他看成一個先知先覺者呢？

### 摘錄蔣百里先生遺著國防論第二篇第三章



## 譯者序文

『制空論』有沒有價值，自然有她的內容可以說明，不必要勞譯者的筆去表揚她，歌頌她。

譯者的任務是將杜黑的思想忠實的介紹國人和將士。杜黑的思想和理論是不是適合我國的國情，還有待我們自己的研究。不過她對於我國大空軍建設的前途不無重大的影響和刺激。這一點我還要引證蔣百里先生的話作個結論：

「……杜黑的推論雖然採取革命態度——將已經公認之原則加以重新估計，但他的理論根據仍舊是很切合於傳統的。結論或者歧異，他的出發點和方法是正確的。」

他又說：「……杜黑的研究是值得深思熟慮的。他是新思想的無窮泉源。他所建的可驚的原理一定可以影響明日的局勢。在出發點和方法上是完全正統的，在結

論上則爲反叛的。不要輕視的將他看作烏托主義者或夢囈家，或許在將來將他看成一個先知先覺者呢。」（蔣百里遺著國防論第二篇第三章）

這本書是經過無限顛沛流離的波折。我們從武漢寫到湖南，由湖南寫到貴州；一直寫到重慶才完全脫稿。整整的滑過了兩個年頭，我們也不覺怎樣的辛勞。

想到這裡，我們不得不感謝張宗良先生的鼓勵，還要感謝曹文英先生和金本德先生的精理和抄錄。最後我們希望海內的時賢多多的指教。

馮德彪  
游崇鼎 序於重慶 一九四〇・五・

## 德文譯本貝羅中校序言

空間的征服，引起了空中兵器的製造。在空中兵器還沒有出現以前，戰爭的發展僅限於地面或海面。用簡單的話來表示，作戰的主要任務有二：就是一方面阻止敵人侵入本國國境，另一方面突破敵人的防綫，以便深入他的後方。

這個幾百年來作戰的舊方式，今日因有新的空中兵器已趨於沒落了！飛機載着炸彈，不顧地面作戰部隊的戰鬥發展，一直向前衝去，使敵人整個生活的空間成爲戰場。戰畧發展的曲線，隨着空中艦隊的使用而急轉直下，並開闢一個新的，方興未艾的動向。

空中兵器在作戰上能否獲得左右戰略的勢力，這個問題，因爲技術方面的缺陷，世界大戰並沒有解答。在具龐大空中兵器和高度效率的攻擊的現時代，關於空中兵器對於戰畧影響的許多技術的前提，似乎是已經有了。

第一位從事研究空中兵器的戰略使用可能性，并毫無缺憾地建立了一個出自心裁的空戰體系的軍人，是意大利基律。杜黑將軍（General Giulio D'Annunzio）。有趣的是他一生的經歷。他於一八六九年生於加塞大（Caserta），進過軍官學校，并當過砲兵軍官。因為曾經發表過好些研究參謀本部的論文（主要的內容是技術方面），他在世界大戰以前就露了頭角。當他做飛船大隊長的時候，編纂了第一部飛船教範。那時他就想採用「兵器」這名詞去表示飛船，可是結果迫不得已又把這個名詞塗抹了。他的軍職的擢升是困難的，這正是因為他是一個不願一切的真理信仰者的緣故。反對他的那些官僚們，百般阻撓，使他很久不能涉足於參謀本部。遠在一九〇九年，杜黑就預言過空中兵器在未來戰爭中的重要意義。

世界大戰爆發以後，他和莫索里尼一樣贊成意大利參加協約國方面作戰。一九一五年五月被任命為麥蘭德師（Maidland Division）參謀長。那時他對於意大利的作戰方法屢次予以極犀利，極嚴峻的批評，因此被解到最高統帥部的戰時法庭，並